

# 荷马史诗的史料价值研究

## ——以雅典娜的神话形象为例

(15300110082 许慕妮 汉语言文学)

**【内容摘要】**《伊利亚特》与《奥德修斯》是古希腊传承下来的重要的文献资料，也是历代希腊人的经典阅读文本，其中容括了荷马时代政治、历史、神话、地理乃至工艺在文学上的反映。本文试图在解读荷马史诗等历史文献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论著的基础上，以雅典娜女神的形象为着眼点，通过雅典娜在荷马史诗中的形象及在古希腊其他文献及图像资料上的形象的对比分析，研究荷马史诗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 荷马史诗 雅典娜 古希腊 神话

### 目录

一、绪论.....	1
二、荷马史诗中的雅典娜.....	2
三、其他资料中的雅典娜.....	4
四、荷马史料价值分析.....	5
(1) 雅典娜的诞生传说.....	6
(2) 雅典娜的形象转变.....	7
(3) 雅典娜参与谋逆宙斯的传说.....	8
(4) 总结.....	9

### 一、绪论

让·皮埃尔·韦尔南在《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中说：荷马与赫西俄德“有关诸神的叙事获得了一些近似经典的价值。对于摹仿这些叙事的作者和聆听、阅读过这些叙事的公众来说，它们已经成为参照的楷模。”<sup>1</sup>

然而，《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也对史诗的史料价值提出疑问：“如果每个诗人都要——有时会稍加改动——陈述诸神和英雄的传说，……那么是否应该把这些诗歌故事，这些戏剧化的叙事视为宗教领域的档案，或者只赋之一种文学上的价值？”<sup>2</sup>作者还提到了对于史诗叙事的可信性的疑虑，“20 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学家……拒绝把传说当作属于纯宗教范围的档案来看待，否认它们对信仰的真实状

<sup>1</sup> 让·皮埃尔·韦尔南：《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杜小真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14 页

<sup>2</sup> 让·皮埃尔·韦尔南：《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杜小真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15 页

态和信徒情感具有见证的价值。”这些历史学家否认用荷马史诗等文学作品，而主张用祭祀仪式和祝圣历法来研究宗教，他们甚至发出呼吁：“忘掉诗人和艺术的神话，去看看崇拜，最古老的崇拜！”<sup>3</sup>

有感于此，笔者产生了依据荷马史诗及其他神话相关的历史资料中的雅典娜的形象对比，分析荷马史诗在神话历史研究中的价值的想法。之所以选取荷马史诗作为对象，是因其体量宏大且内容丰富，是古希腊的经典文献、文学；之所以选取雅典娜作为对象，一方面是雅典娜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sup>4</sup>中都有较多的出场次数，与诸神、人类英雄有较多的往来，其形象也十分突出，另一方面是雅典娜作为奥林波斯十二主神之一、雅典的守护神、战神、胜利与智慧之神、擅长工艺的女神，她的多重身份使得她在古希腊世界受到普遍崇拜，地位崇高。

## 二、荷马史诗中的雅典娜

古希腊人崇拜众多的神，其中最重要的是居住在奥林波斯山上的奥林波斯十二主神，雅典娜就是十二主神之一。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分别叙述特洛伊战争与奥德修斯返乡两个故事，女神雅典娜在这两个故事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在荷马史诗中，雅典娜常被称呼为“提大盾的宙斯的女儿”、“帕拉斯·雅典娜”、“伟大的雅典娜”、“提大盾的宙斯之女帕拉斯·雅典娜”、“目光炯炯的女神雅典娜”……史诗中对女神的称谓往往是赞美的，同时特别强调其宙斯女儿的身份。

雅典娜是一个女神，然而她却有着与其他女神截然不同的神性。荷马史诗的女神们中，白臂女神赫拉是天后、是婚姻的象征，阿佛罗狄忒是美神与爱神，作为女神，她们有明显的女性特质。然而，同为女神的雅典娜却突破了其女性的身份，她不像赫拉一样羈于婚姻，也不像阿佛罗狄忒那样柔弱到能被人类所伤<sup>5</sup>，雅典娜是战神，她好战而善战，能够披挂铠甲登上战车亲自参与人间的战争，甚至能够打败同为战神的阿瑞斯。此外，雅典娜还常常帮助男性英雄获取胜利。

在后世，雅典娜最突出的身份是雅典城邦的守护神，然而，荷马史诗很少提及这一点。在《伊利亚特》第二卷诗人历数参与战局的舰队司令和船只时，他对雅典的描述极为简略，其中提到了雅典娜对于其首领的庇护<sup>6</sup>，然而，对于雅典娜雅典城邦守护神的身份，却未多加强调。笔者认为这是此时雅典城邦尚小的缘

<sup>3</sup> 让·皮埃尔·韦尔南：《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杜小真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19 页

<sup>4</sup> 说明：由于所引用文献的来源不同，因此本文对于同一词汇的译名选择也有不同。为了保持引文的原貌与论述的连贯，凡有文献依据的文献，译名皆从文献。凡是笔者自己的论述，译名则依照王焕生、罗念生译本。

<sup>5</sup> 荷马：《伊利亚特》，第五卷，335-350 行（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sup>6</sup> 荷马：《伊利亚特》，第二卷，545-555 行（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故。

雅典娜还是英雄的守护神和胜利女神，《伊利亚特》中，人类英雄上战场前，往往祈求雅典娜的保佑，希望雅典娜为他们注入勇气<sup>7</sup>；雅典娜还是智慧神，人类祈求雅典娜给予他们智慧，雅典娜自己也是一个聪慧机敏的人，在《奥德赛》中，常常有“目光炯炯的女神雅典娜又有了新主意”<sup>8</sup>的句子。雅典娜还是一位擅长工艺的女神，赫拉试图诱惑宙斯时，就是穿上了雅典娜所缝制的精美长袍。<sup>9</sup>在《奥德赛》中，雅典娜的心灵手巧得到了比《伊利亚特》更多的笔墨渲染，她是希腊人精巧手工的来源——“妇女们也都精于纺织，因为雅典娜赐给他们无与伦比的精巧手工和杰出的智能。”<sup>10</sup>

雅典娜与其他希腊诸神的关系，最主要的是雅典娜与宙斯、赫拉及阿瑞斯等的关系。《伊利亚特》中，雅典娜与赫拉都试图给特洛伊人制造祸事，二人经常同出同入，出谋划策。显然，雅典娜的地位是低于天后赫拉的，对于赫拉的命令，雅典娜总是谨遵不违，比如雅典娜受赫拉的派遣而下凡劝阿基琉斯压抑自己的怒气<sup>11</sup>。宙斯极为宠爱雅典娜，以至于雅典娜可以当众对宙斯提出异议，然而在荷马史诗中又有雅典娜参与捆绑宙斯的记载<sup>12</sup>。雅典娜与阿瑞斯、阿芙洛狄忒的地位基本是平等的，然而雅典娜有着高人一等的骄傲与自信，她不留情面地击败阿瑞斯、甚至允许凡人击伤阿佛罗狄忒。雅典娜与宙斯、赫拉及阿瑞斯、阿佛罗狄忒的关系，充分体现出荷马史诗中雅典娜在希腊众神中较高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荷马史诗中并没有关于雅典娜的诞生与起源的叙述。雅典娜“宙斯女儿”的身份一直被强调，然而其从宙斯头颅出生的传说、其母亲墨提斯等，却并未见之于荷马史诗的文本中。

另外，尽管笔者的原意是比较荷马史诗与其他资料中的雅典娜的形象的差异，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荷马史诗的两部作品《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中，雅典娜的形象与地位就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转变。在《伊利亚特》中，希腊诸神都在特洛伊战争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对战局有着重要的影响，雅典娜的形象虽然突出，但远远称不上一枝独秀。然而，《奥德赛》故事中，雅典娜的形象却极为突出，“〈奥德赛〉几乎成了专供雅典娜施展才华的舞台”<sup>13</sup>。此外，陈忠梅在《宙斯的天空》中也曾提及雅典娜在《奥德赛》中解脱了服从于赫拉的权力从属状态，

<sup>7</sup> 例如荷马：《伊利亚特》，第五卷，114-130行（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狄奥墨得斯向雅典娜祈祷胜利，雅典娜将勇气注入其身体

<sup>8</sup> 如荷马：《奥德赛》，第二卷，382行（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sup>9</sup> 荷马：《伊利亚特》，第十四卷，175-180行（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sup>10</sup> 荷马：《奥德赛》，第七卷，109-110行（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sup>11</sup> 荷马：《伊利亚特》，第一卷，194-220行（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sup>12</sup> 荷马：《伊利亚特》，第一卷，400行（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sup>13</sup> 陈忠梅：《宙斯的天空——〈荷马史诗〉里的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3页

而仅仅听命于宙斯的转变。<sup>14</sup>

### 三、其他资料中的雅典娜

古希腊人的神明崇拜，主要留存在文学作品和艺术中，古希腊丰富的文学艺术（例如史诗、戏剧）、雕塑、建筑及陶器中，包含着古希腊人神明崇拜的瑰丽成果。

除了荷马史诗，关于雅典娜的古希腊原始资料记载还有许多，其中与荷马史诗并称的赫西俄德的《神谱》，叙述了宇宙诸神与奥林波斯诸神的诞生、谱系及其特征，在谈到众神起源时，它详细地记载了雅典娜的诞生传说。据《神谱》，宙斯首任妻子“墨提斯”怀孕后，宙斯因惧怕墨提斯生下威胁自己地位的孩子而抢先把怀孕的母亲吞食了，随后宙斯在特里托河岸从自己的头脑里生出了雅典娜。

<sup>15</sup>

除了荷马史诗及《神谱》等原始文字文献，古希腊人对雅典娜的崇拜还以艺术形式表现出来。雅典人为他们的守护神雅典娜修建神庙，例如帕特农神庙（Parthenon）和雅典娜胜利女神庙（Athena Nike）其中帕特农神庙是最著名的雅典娜神庙，始建于公元前447年<sup>16</sup>，它被建筑在雅典圣地之上。传说古希腊著名的雕塑家菲迪亚斯主持修建了帕特农神庙，并且雕刻了雅典娜的神像和浮雕。据说菲迪亚斯雕刻的女神像手持长枪与盾牌，戴着头盔与胸甲，威风凛凛，而手脚和臂膀线条却十分柔和，然而可惜的是，它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此外，<sup>17</sup>围绕神庙的浮雕刻画了雅典人祭祀雅典娜的泛雅典人节的游行场面<sup>18</sup>，帕特农神庙的装饰性雕塑上还描绘了波塞冬与雅典娜争夺雅典的守护权的场景。埃依纳岛神庙的三形墙上还有雅典娜的雕塑，女神被一边战斗一边倒下的英雄们围在中间。

希腊人为他们所崇拜的神明建造圣地，由神庙、祭坛等建筑构成，“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其崇拜圣地，参加祭祀活动，由此形成了祭神的节日。”<sup>19</sup>雅典每年为雅典娜举行一次泛雅典人节游行仪式，全体雅典人将雅典娜的神像迎送到神庙里，这些场景被记录在帕特农神庙的浮雕上。在这里，雅典娜作为雅典城邦守护神的形象被强化了，雅典娜成为了一个崇高的、神圣的崇拜对象，甚至有些符号化的意味。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后世雅典人心中雅典娜形象，主要偏重其胜利女神与雅典守护神的身份，尽管雅典娜仍然有盾牌头盔等武装，然而战斗的蛮力

<sup>14</sup> 陈忠梅：《宙斯的天空——〈荷马史诗〉里的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3页

<sup>15</sup> 参见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 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3页，925-929t行

<sup>16</sup> 参见解光云：《述论古典时期雅典城市的公共空间》，《安徽史学》2005年第3期，第7页

<sup>17</sup> 关于雅典娜雕像，参考周倩：《古典时代雅典人物雕塑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4年第19页；陈子劲：《简论公共艺术的起源——以帕提农神庙为例》，《新美术》2011年第32卷第3期，第96页

<sup>18</sup> 黄洋：《图像的力量》，《光明日报》2012年7月5日，11版

<sup>19</sup> 黄洋：《古代希腊的城邦与宗教——以雅典为个案的探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7卷第6期，第91页

不再是雅典人崇拜雅典娜的目标所在，他们更多的是还将雅典娜作为守护神、智慧神来崇拜。相比荷马史诗，神庙建筑、祭祀仪式中的雅典娜有着更为突出的城邦守护神、文明的女神等特点。

另外，唐晨曦在《论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中试图还原雅典娜在古希腊人眼中的形象。<sup>20</sup>她认为雅典娜是文武兼备，她虽是女性，却是父权的附庸，“米诺“蛇女神”和入侵者的“盾牌女神”混合成了后世的希腊女神雅典娜”<sup>21</sup>，而这是荷马史诗所没有提及的。她在论文中提到阿提卡黑绘基里克斯陶杯以及阿提卡黑绘双耳细颈瓶上雅典娜从宙斯头颅出生的图像，还有《荷马颂歌》等颂歌记载的雅典娜出生的场景，在这些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古希腊人对雅典娜的诞生的神话印象。

#### 四、荷马史料价值分析

通过前文我们可以发现，荷马史诗中的雅典娜形象显然与其他文献资料、图像资料、考古资料中的雅典娜形象不同。如果我们去探究为何荷马史诗所塑造的雅典娜形象与其他历史资料有所不同，首先必须回答：这与时代差异、作品主题、艺术表现形式等因素密切相关。然而，即便是在《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两部作品中，雅典娜的形象也有着明眼可见的变化，有学者认为《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成书年代不同，可以猜测随着时代的进步，雅典娜的形象也随之改变了。

再回到荷马史诗与其他文献考古资料中的雅典娜形象之异的问题，尽管接受了时代差异等解释，我们还是要问，对于雅典娜的神话形象，我们有多大程度可以参照荷马史诗呢？

笔者认为，《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作为史诗的本质，决定了将之当作史料研究时的价值界限。一方面，荷马史诗是“史”诗，另一方面，荷马史诗是史“诗”，——文学性与历史性的双重本质，决定了它具有历史资料的一定可信性、可用性，也决定了它具有文学作品的虚拟性与不可信性。

关于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的可信度问题，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然而荷马史诗面临着—一个困难的问题：荷马史诗是古希腊最早的两部文献，我们难以找到在它之前的文献对照参考荷马史诗描述的真实性程度，而荷马史诗之后的文献又无法证明其不受荷马史诗的影响。如今已被解读的古希腊线形文字 B 或许可以给予我们参考，然而终究不足。<sup>22</sup>

<sup>20</sup> 唐晨曦：《论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

<sup>21</sup> 唐晨曦：《论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第21-22页

<sup>22</sup> 参见晏绍祥：《关于荷马史诗所反映的时代问题》，《北大史学》2000年第00期，第24页

除了文献，学者们大多根据考古学的发现，通过将史诗文本中的文字描写与考古所得对照，以求较为合理的解答。1873年亨利希·施利曼依据荷马史诗中的记载找到了传说中的特洛伊城，证明特洛伊是真实存在的历史，这启示人们：尽管是文学作品，荷马史诗所描写的故事仍有一定程度的历史真实性，仍然拥有值得历史学家关注的史料价值。

然而，荷马写作的年代虽不可考，但可以确定的是它距离《伊利亚特》《奥德赛》所描述的时代有一定的距离。现代的人们因缺少历史文字记载而难以考证荷马的时代，荷马显然也会受此困扰。<sup>23</sup>荷马在《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中的描述与“历史的真实”有出入，这一点学者已经有较多的研究。一般学者认为“史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迈锡尼的社会，同时也反映了公元前世纪和前世纪时的希腊情况。”<sup>24</sup>据《荷马和〈荷马史诗〉》，依据考古发掘的壁画，荷马对于阿凯亚人的发型与发色记载可能与历史有别，“克里特-迈锡尼时代的盾牌是长方形的，史诗里的盾牌却是圆的；迈锡尼时代盛行的是土葬，史诗里描写的却是火葬。”<sup>25</sup>我们可以猜测，由于荷马身处的时代与史诗所描述的时代有一段距离，荷马试图通过改变自己的笔法和描述，来接近迈锡尼文明的历史，然而仍旧无法摆脱现实生活经历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诗人创造的史诗自然有错误的想象和后世的添加，这些想象的、添加的成分，不能被当作历史的真相来接受。

荷马仿古的不彻底性，对于荷马史诗作为历史研究资料的价值有很大程度的削弱，有的学者也认为荷马史诗中迈锡尼文明的痕迹已经模糊不可辨认了。然而，史诗中终究还存有痕迹，因此，本文讨论的问题，并不是荷马史诗是否可信、可用，而是荷马史诗在何种程度、何种范围上是可用的、可信的。下面，笔者将选取雅典娜的诞生传说、雅典娜的形象转变、雅典娜谋逆宙斯的传说三个角度来深入讨论。

### （1）雅典娜的诞生传说

首先要说的是，本文以雅典娜的神话形象作为研究的着眼点，而神话具有某种不可辨伪的特质。戏言一番：如果荷马说雅典娜是从宙斯的脚踝所生，而赫西俄德说雅典娜是从宙斯的头颅所生，那么我们并不能说谁是对的而谁是错的，因为唯物主义者知道，头颅和脚踝都是不可能孕育生命的。但神话的不可辨伪，却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于神话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神话并非个人的创造，它是

<sup>23</sup> 关于施利曼找到特洛伊城的记载，参考陈洪文：《荷马和〈荷马史诗〉》，北京出版社 1983 年版

<sup>24</sup> 李天祐：《古希腊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3、56 页。转引自晏绍祥：《关于荷马史诗所反映的时代问题》，《北大史学》2000 年第 00 期，第 25 页

<sup>25</sup> 陈洪文：《荷马和〈荷马史诗〉》，北京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1 页

民族集体意识的结晶，我们研究神话，也是试图通过其中民族心理、民族意识的反映来推知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荷马史诗的神话研究价值高低，就看它对神话中民族集体心理的反映程度高低。

从已知文献来看，荷马史诗最早详细描述了古希腊诸神的形象与活动，而对众神的诞生与谱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的，却是赫西俄德的《神谱》。因为荷马史诗的本质是一部英雄史诗而非创世史诗。《伊利亚特》提到了“滋养一切”的长河，似乎荷马认可神的起源是这条环地长河（奥克阿诺斯）<sup>26</sup>，不过荷马史诗卷帙浩繁，其中勉强涉及神的起源的句子，都是类似这样的一笔带过。诗人将较多的笔墨放在特洛伊战争及人类英雄身上，古希腊诸神尽管也活跃在故事中，然而终究并非故事的焦点。

荷马史诗中并未涉及雅典娜的诞生传说，而这些在《神谱》等其他资料上却有着较多的记载，古希腊也有较多反映雅典娜自宙斯头部出生的陶器图像，可以说，对研究雅典娜的诞生与起源而言，荷马史诗并未作出多少贡献。荷马史诗关注的主题是特洛伊战争及奥德修斯返乡的人类社会故事，因此，作为神话研究史料，荷马史诗自然有所不逮。这是荷马史诗作为文学作品被用于历史研究时的不足之处，倒也无从苛责。

## （2）雅典娜的形象转变

雅典娜是一个多面女神，除了宙斯的女儿这一基本的身份，她还是战神、智慧神、雅典守护神、英雄守护神、擅长工艺的女神、胜利女神。然而，历史上，雅典娜的形象经历了从“以战神的野蛮好战为主”到“战神及战神以外的其他形象并存”的转变。例如《奥德赛》中雅典娜被弱化的好战性格与被强化的智慧与手巧特点<sup>27</sup>，又如泛雅典人节上的雅典守护神形象、帕特农神庙的雅典守护神、英雄守护神、胜利女神形象。

或许我们可以说，“雅典娜作为和平女神的性质已经遮蔽了她作为战争女神的性质”<sup>28</sup>，而这与古希腊时代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所导致的民族心理的变化息息相关。生产力的发展与战争的止息使得希腊人已经不再需要好战的野蛮的神明，而更需要智慧的、手巧的守护神。荷马史诗中雅典娜形象从《伊利亚特》到《奥德赛》的转变，也是符合这一发展进程的。从这个意义来说，荷马史诗对于研究雅典娜的形象转变、进而研究古希腊文明的发展程度，是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的。

<sup>26</sup> 荷马：《伊利亚特》，第十四卷，246行（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sup>27</sup> 这个转变或许主要与奥德赛的故事主题有关，然而雅典娜的形象确实因故事主题变化而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而非如同赫拉几乎隐退不见。

<sup>28</sup> 见郭璇：《希腊女神雅典娜的起源、演变及影响》，《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年第5期，第83页

简而言之，后世的雅典娜更多的是和平的、文明的、智慧的女神形象，不再如荷马史诗中一样好战而显得残酷。这种变化在荷马史诗自身的两部作品中就已经有所体现，而在其他的历史资料中，无论是神庙雕像还是泛雅典人节的迎送仪式，雅典娜的形象都已经成功地抹去了战争的阴霾。在这一点上，荷马史诗与其他的历史资料之间是互相印证与补充的关系。

### (3) 雅典娜参与谋逆宙斯的传说

在《伊利亚特》的第八卷，宙斯打击了雅典娜和赫拉给特洛亚祸害的构想，“雅典娜沉默不语，尽管对父亲宙斯感到愤慨，强烈的忿怒笼罩着她。”<sup>29</sup>在荷马史诗中，雅典娜尽管仗着宙斯的疼爱敢于在宙斯面前提出异议，然而，更多时候她是惧怕宙斯的权威和力量的。

不过，在探询雅典娜与宙斯、赫拉两位天神的关系时，笔者发现有较多文献提及《伊利亚特》第一卷，阿基琉斯向提及忒提斯对宙斯的恩情时说到的赫拉、波塞冬与雅典娜试图捆绑宙斯的情节。这似乎说明雅典娜在《伊利亚特》故事之前的某个时期，有对宙斯进行反抗乃至谋逆的尝试。

笔者在陈忠梅的《荷马史诗研究》中读到其注释说明，称“此事有可能出自荷马的即兴编排”“但也并非全然没有‘依据’”<sup>30</sup>。对于荷马编排这个情节的动机，陈忠梅认为有可能是为了使塞提斯有恩于宙斯，从而便利故事剧情的推进；对于这个故事可能并非虚构的依据，陈忠梅却仅仅解释为神族内部的不和谐及宙斯的“不德高望重”。

此外，纳吉的《荷马诸问题》一书在讨论荷马的神话范例问题也曾提及这个细节。首先，他引用威尔科克的观点：“荷马有一种天才的习惯作法，即为了引以为证而发明神话，以便使之与其故事的情境相并联。”<sup>31</sup>前文已经说过，神话是“不真实”的，然而，如果我们将荷马史诗视作神话研究的史料，那么荷马史诗中的神话故事的来源，将直接影响荷马史诗作为神话研究史料的价值。威尔科克暗示：“如果荷马如此随意地发明，那么对我们而言，将《伊利亚特》作为神话学的参考手册来加以使用就必定是危险的。”<sup>32</sup>

而《荷马诸问题》的作者纳吉对此进行了研究与反驳，他认可威尔科克的部分观点，但也有所反驳。纳吉认为，“神话制作的若干原则控制着《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内容”，他主张“将荷马史诗视为建立自神话而又依凭神话而得以构合的”<sup>33</sup>，也就是说，纳吉并不认可荷马个人随意发明神话的论调，他认为

<sup>29</sup> 见荷马：《伊利亚特》，第八卷，457-460行（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sup>30</sup> 参见陈忠梅：《荷马史诗研究》，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页、第183页下方注释

<sup>31</sup> 见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巴莫曲布嫫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页

<sup>32</sup> 见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巴莫曲布嫫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页

<sup>33</sup> 见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巴莫曲布嫫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荷马是在依据神话的前文本的前提下，通过英雄人物引述神话的方式重新建构了其叙事框架，本质上，荷马史诗中的神话还是依据神话本身的原则的。他认为没有合理的依据证明荷马为了在故事语境中适用神话而个人任意发明神话，相反，荷马更可能是依据神话的逻辑而建构了诗歌的主题。对于荷马史诗中对神话的“变化”，他认为那是一种内置于神话传统自身的变异，是属于神话自身的，并非源自荷马。

简而言之，纳吉认为荷马史诗中的神话并非荷马个人的任意发明，“荷马史诗中的神话范例源于一个丰富、复杂，而且微妙的传统”<sup>34</sup>。神话的范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异，这种变异与神话本身的传统是相符合的，在引用神话时，叙事框架也会造成某种变化。神话范例自身发展而产生的变化，与个人的任意发明并非同一件事，对此我们要有清晰的认识。

威尔科克之所以论及荷马史诗的神话范例，主要是从神话学的立场出发，试图辩论荷马史诗作为神话学参考手册的不可信；而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假若荷马在叙说神话时确有任意发明，那么它确实会使依据荷马史诗而进行的古希腊的历史研究带来危险，——如果神话故事不是出于民族意识的集体展露，而只是诗人个人的创造的话，那么这种神话就难以反映当时的社会历史风貌与民族潜意识，或者说，其反映的真实性将大打折扣。

再回到《伊利亚特》第1卷第400行所引述的雅典娜参与谋逆宙斯的神话故事<sup>35</sup>，多数学者认为这一段神话故事是荷马的创造，主张寻求荷马史诗以外的文献资料来论证其依据性。<sup>36</sup>而就笔者所知，目前尚未有力的证据证明在荷马以前这段神话就已经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荷马神话故事的史料价值是不够高的。然而，考虑到荷马史诗是依据神话范例而写作的，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分辨出某种信息：荷马在试图维持剧情的逻辑连贯时，创造了赫拉雅典娜等人谋逆宙斯的情节，或许正是对神话中雅典娜服从于父亲宙斯而又有所反弹的已知事实的一种创造发挥。在这个意义上，荷马史诗向我们揭示了神话的暗示：雅典娜对其父亲宙斯是既服从又不服的。

#### （4）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荷马史诗中的雅典娜形象与其他历史资料中的雅典娜形象有所不同，一方面，因其英雄史诗的主题，荷马史诗并未提及雅典娜的诞生传说，因此对于雅典娜的诞生传说研究，荷马史诗价值有限；另一方面，《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中的雅典娜形象经历了战争蛮力与文明智慧的转变，这与其他

<sup>34</sup> 见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巴莫曲布嫫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9页

<sup>35</sup> 见荷马：《伊利亚特》，第一卷，400行（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sup>36</sup> 见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巴莫曲布嫫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6-158页

历史资料反映出的古希腊社会历史变化也是相符合的，有参考的价值；最后，荷马史诗中关于雅典娜参与谋逆宙斯的传说疑为荷马的编排，由于并无佐证，笔者倾向于认可荷马创造了宙斯被绑的神话故事，然而，这依旧不能抹煞荷马史诗是遵照神话范例写作而成的的事实，它反映了雅典娜与宙斯二人权力之间的矛盾状态。总之，在研究雅典娜的形象时，荷马史诗作为史料的价值尽管有所局限，但依然有着很高的参考研究价值。

最后，笔者还想强调一点：尽管荷马史诗并无古希腊神话的权威地位，但它终究是流传千年的经典文本。无论荷马史诗对荷马时代的反映是否可信、可用，荷马史诗对于后世的宗教神话、社会历史而言，仍然是不可跳过的，它是荷马以后的古希腊人，乃至现代的古希腊研究者了解古代希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所必不可少的材料。无论我们对荷马史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对时代背景的反映做出何种推论，无论荷马在仿古的过程中有多大程度的时代的混淆，无论荷马在写作史诗的过程中有多少个人的创造，荷马史诗对其身后的历史及历史研究的影响早已被镌刻在历史中，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荷马史诗的史料价值是极高的，而且也是不容置疑的。<sup>i</sup>

---

<sup>i</sup> 参考文献：

**A 原始文献：**

- 1、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 2、荷马：《奥德赛》，（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 3、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 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B 中文专著及中文译著：**

- 1、陈忠梅：《宙斯的天空——<荷马史诗>里的宙斯、雅典娜和阿波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 2、陈忠梅：《荷马史诗研究》，译林出版社 2010 年版
- 3、陈洪文：《荷马和<荷马史诗>》，北京出版社 1983 年版
- 4、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巴莫曲布嫫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 5、让·皮埃尔·韦尔南：《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杜小真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C 中文期刊：**

- 
- 1、解光云：《述论古典时期雅典城市的公共空间》，《安徽史学》2005年第3期，5—11页
  - 2、郭璇：《希腊女神雅典娜的起源、演变及影响》，《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年第5期，81-83页
  - 3、黄洋：《古代希腊的城邦与宗教——以雅典为个案的探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7卷第6期，90—98页
  - 4、李静：《古希腊建筑雕刻背景下的雅典娜造像探析》，《中国建材科技》2016年第25卷第6期，126—127页
  - 5、晏绍祥：《关于荷马史诗所反映的时代问题》，《北大史学》2000年第00期，24—46页，372-373页
  - 6、王莹：《荷马史诗中女神雅典娜的形象》，《安徽文学（下半月）》2007年第12期，104—105页
  - 7、刘婧：《浅谈希腊诸神的社会影响》，《社会科学家》2007年第S2期，259—260页
  - 8、陈子劲：《简论公共艺术的起源——以帕提农神庙为例》，《新美术》2011年第32卷第3期，92—96页
  - 9、黄洋：《图像的力量》，《光明日报》2012年7月5日，11版

#### **D 中文论文：**

- 1、孙师：《古希腊奥林波斯女神崇拜浅探》，湖北大学，2014年
- 2、周倩：《古典时代雅典人物雕塑研究》，山西师范大学，2014年
- 3、唐晨曦：《论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上海师范大学，2010年